

泸溪文史

目 录

第五辑

· 人物春秋 ·

- (1) 省议会副议长王上仁……………刘本平
(4) 回忆先父周明良……………周定方
(8) 忆石晋街老师……………周定方
(12) 反日反共反官僚
——龚德柏的一生……………谭振群
(62) 梁荣铨其人……………杨昌友
(67) 雕塑艺人刘秀……………姚本觉
(70) 访辰河戏名师陈依白……………刘本平

· 抗日烽火 ·

- (72) 忆南京守城战……………张良臣
(77) 身历长沙两次会战记……………滕久雨口述
(80) 爱国青年应征抗日……………王国兵
(83) 中央军校长沙分校在泸溪……………滕久雨口述
(85) 陆军第四十七后方医院在泸溪……………徐连增口述
(88) 军政部被服厂在泸溪……………廖子森
(93) 战时学生寒假服务队……………王国兵

- (96) 一所抗日救亡中的小学.....梁胜虎
 (98) 我参加青年军的经历.....瞿显干口述

· 教育史话 ·

- (102) 从观澜书院到浦阳中心完小.....刘升焜
 (105) 志在在“建湘”与“兴华”.....刘本平
 (108) 边远山区教育事业的拓荒者.....张金煌
 (112) 开山区新学之先河.....邓宗禹
 (115) 红土溪乡的扫盲情况.....向明玉

· 工商经济 ·

- (119) 民国时期武溪镇商业琐记.....唐祖盛
 (124) 解放前的泸溪印刷业.....廖子森
 (128) 解放前的泸溪造纸业.....廖子森
 (131) 从学徒到富商
 ——忆先叔父的发家史.....龙进保口述
 (134) 种红薯发家的吴朝宽.....梁胜虎
 (137) 我在后山试种双季稻.....李银成口述

· 地方名产 ·

- (142) 盛夏“六月雪”
 ——泸溪白蜡生产介绍.....黄宝维
 (153) 湘西特产——浦市甜橙.....刘升焜
 (156) 名闻遐迩的泸溪斋粉.....王国兵

· 民族婚俗 ·

- (158) 湘西仡熊的婚俗.....张永家

· 社会掠影 ·

- (168) 县城解放前的娼妓活动 李家柏
(171) 民国时期秘密的湘西吗啡厂 向明胤

· 往事追忆 ·

- (174) 浦市一支自卫武装力量 姚本觉
(178) 支援二野向西南进军 王国兵
(181) 我在贺龙部队当兵十四年 杨大坤口述

· 民主改革 ·

- (184) 追歼残敌 梁胜虎
(191) 浦市民主改革片断 雷建喜
(194) 忆土改文艺宣传队 向明胤
(199) 潭溪反霸斗争侧记 王国兵
(203) 智擒烟贩 雪 谷
(206) 兰村冲击农会事件 呼必烈

· 补白四则 ·

- [61] 蜘蛛与胡蜂 [69] 蜈蚣与蜂螂
[76] 青蛙群聚奇观 [205] 三人合抱大树倒地三年复起立
(210) 编后记 编 者
(封底) 征稿启事 泸溪县政协文史委

· 封面照片 ·

- 湘川公路奇观——泸溪能滩吊桥 刘本松

省议会副议长王上仁

刘本平

王上仁，祖籍江西省高安县，出身贫寒，其父王洪茂为生计所迫，十几岁从江西到湖南沅陵当银匠学徒，后定居泸溪县浦市镇，以开银店为业。

王上仁生于清同治十二年（1873年），有兄弟二人。王小时在浦市秀才陈大诰处读私塾。少年聪颖，勤奋好学，工诗词，善作文，清光绪年间中秀才，后考贡生，写的文章被人偷去，因此未考取，曾十分痛惜地咏叹道：“可怜心血都耗尽，为他人做嫁衣裳”。

清光绪二十五年（1899年）阴历六月，其父王洪茂病逝。同年同月，年仅22岁的妻子毛氏（浦市人）及两个女儿（大女，一岁半，小女未满周岁）也先后病死。王上仁悲痛万分，乃赋诗悼念亡妻：

“一曲离鸾怅断弦，
声声叹息奈何天。
泣将玉钏环卿臂，
誓结来生未了缘。”

后来，王上仁只身赴辰溪开银匠店。与此同时，王关心时政，广交朋友。续弦浦市人姚洁，生有独子王元亨。儿子七岁时，就将其与辰溪友人张乃武（1926任泸溪县长）之女张

确定下终身。辛亥革命成功后，王积极参与地方反正后的各项活动。

王上仁为人正直善良，同情穷人，常行善事，穷人上门乞讨，忙叫家人快送，不许怠慢，常以斗米（20斤）相送，旧衣服送了无数件。因此深得地方人士敬重。

1913年王上仁被选为省议会第一届议员，1922年1月，湖南公布“省宪法”，各地选举新的省议员，泸溪王上仁、文一元、陈大胥被选为省议会二届议员。王同时当选为副议长。王赴任前，闻有人欲拦道谋杀他，乃半夜乘船偷偷而去。

到长沙后，住谭延闿公馆，每月薪水240元大洋，有侍者四、五人。王将其弟王上义全家接到长沙住了两年。时赵恒惕主湘，高唱“联省自治”，王与之有共同政见，乃撰文唱和，因文笔犀利，且善言词，故深得赵赏识，两人交谊甚厚。北伐战争打响后，国民革命军第八军唐生智部攻占长沙，赶走了赵恒惕，赵去了上海。后唐部被赵部打退，王上仁赴武汉接赵恒惕从上海回湘，刚上兵舰，北伐军又突然打进长沙。1926年3月，赵恒惕被逐出湘，去了上海香山“念经”避难。王上仁为逃避蒋介石杀害，遂携家逃回老家江西高安县独城乡，秘密住了四年，直到1931年阴历九月才到长沙，住了半年后，于1932年阴历四月回浦市。1933年正月，应辰溪友人朱叔涛等大商户之邀，到辰溪教了两年私塾。1935年因病回浦市。

王在长沙任职期间，为泸溪、浦市争得不少赈济款。常有家乡人向他借钱，他有求必应，还打发路费。

王为官清廉，当一届副议长，两袖清风，他常说：“积钱于子孙，不如积德于子孙”，“养儿胜过我，要钱做什么；养

儿不如我，又要钱做什么。”

1933年阴历八月，王母去世，葬礼十分隆重，赵恒惕送了挽联，社会各界送的挽联达两百多幅，送丧者上千人。

1936年阴历十二月二十日，王上仁因患支气管炎在浦市去世，终年63岁。妻姚洁1944年因牙病去世。儿子王元亨，上海光华大学外语系毕业，1948年去台湾，1973年病死。

（本文经采访王上仁的儿媳张璟老人、又参考《泸溪译志》、《泸溪县志》等材料写成。张璟81岁，退休教师。）

回忆先父周明良

周定方

座落在泸溪一中校园内最高处那栋砖木结构的陈旧的小楼房，如今是教师的宿舍，而昔日它是县城仅有的一栋“小洋楼”（当年百姓这样称呼）。楼下正中进门口，上嵌一石匾，刻有篆体“省心”二字。自1945年11月到1949年2月，该楼是泸溪县参议会的所在地。楼上分为两间：小间是会议室，大间为办公室。楼下中间是客厅，右厢房是先父任参议长时的卧室，左厢房为文牋的住处。几十年来，每当我来到这里，总要在楼前徘徊一阵，寻觅那逝去的童年的梦：我常在楼下石级两旁的梧桐树下拾叶子上长着的梧桐籽，在树枝上拊鸟蛋，在先父卧室的沙发上躺着，听他讲《水浒》故事……

我家祖籍本县武溪镇。先祖父周光铭时，既有田产，又有店房若干（到1950年土改前，我家只有田产60多亩）。先祖父曾为廪生，是捐资所得的“功名”。先祖父有三子一女，先父为长，二叔周明权，三叔周明相，姑妈周玉兰。先父首娶杨君可之妹为妻，婚后数月即病逝。次娶沅陵南溪口张姓之女为妻，一年后生一女，数月后在娘家染疾病故，其女不久亦病亡。人说先父“八字”大，“克妻”。先父再续弦，即娶沅陵青木人姜永兴（其时在武溪镇经商）之女姜兰英，生我及姐妹三人。

1917年，先祖父去世，先父年仅15岁。先祖母为了让先父谋得一官半职，免遭那无休止的捐粮派款（如1927年的北区土著武装、黔军过往等），遂送先父入辰州旧制中学（即沅陵省立八中）读书。因先祖母不放心先父负笈远行，专派家里一老仆人同往沅陵，照料先父生活。

先父于辰中毕业后，经人介绍，在母校任教。旧社会的教员地位既低，薪俸又少，而最要紧的是没有权势，仍不能摆脱受人欺侮的命运。一年后，先父辞去辰中教职，只身到南京龚德柏处，想靠龚的提携，平步青云。然而，龚看在同乡情份上，只安排先父在《救国日报》当一名校对。先父嫌此工作既苦又累，且离家遥远，不到一年，就辞去了《救国日报》校对之职，返回泸溪。自1937年起，先父自号虞卿，一直担任国民党泸溪县党部秘书。1944年2月，晏庄任国民党泸溪县执行委员会书记时，先父任秘书。1945年11月，先父当选为泸溪县参议长，直到解放。先父当选县参议长后，纳县党部录事胡淑贤为妾（长沙人，1949年生一子）。

在我的记忆中，有两件事难以忘却：

一是，我家买了个丫环养花。

有年，先父从长沙开会回来，在沅陵官庄停车歇息。其时，一个衣衫褴褛的中年农民，领着一个14岁的女儿向先父诉说，家乡遇了旱灾，一家6口无衣无食，为了不让女儿活活饿死，请求先父收留做丫环。先父怜其悲惨遭遇，在我家本已有佣人、炊事员、奶妈的情况下，仍将这个女孩收下，带回家来。丫环名叫养花，不识字。因她长得瘦弱，在我家只做些端茶送水的事。先父让她和我姐姐同睡一间房，一张床。她比我姐年龄大，我们三姐弟都叫她养花姐。

一天晚上，先父与人在家议事，到夜10点多钟客人们走

了，弄花才得歇息。因我姐此时不过11岁，她先睡觉，把房门关了。丫环弄花办完事后要回房睡觉，而姐姐已熟睡多时，弄花叫门，姐姐听不到。这时我母亲帮叫门，也叫不开。捶了好一阵门，才把姐姐叫醒。姐姐开门后，先父认为这是她故意对付丫环弄花的，一气之下，罚姐姐跪在地上不准睡觉。弄花见此，哭着向先父求情，母亲也来讲情，姐姐才得上床睡觉。

两年后，丫环弄花因病医治无效去世，先父派人把弄花父亲请来家，说明病情及治疗经过，才予安葬。弄花父临走前，先父送给他一些钱，他感激落泪，千恩万谢地走了。

二是，叔叔周明相打人的事。

三叔周明相自幼懒惰，小学毕业后，游手好闲，嫖、赌、吸鸦片样样干，就是不干正事。先父时常帮助他，他听不入耳，背着先父，依然故我。亲戚要先父为三叔找个事干，因其在外面恶习未改，先父始终没有接受。

一天，三叔喝酒打伤了人。受害者报告了警察，警察认得三叔，顾及先父面子，没有抓他，事后。先父知道了很气愤，亲自打电话到警察局，把三叔抓去拘留了。三婶闻讯后，哭着要先父放三叔。先父说：“这样的事决不能讲情宽容！这几年，他仗着我是他的哥，胡作非为，影响很坏。这回如轻饶了他，对三弟、对我都没有好处！”三婶见先父态度坚决，也只好作罢了。

1949年9月，泸溪县城解放。特务郭盖英、周予才乘地方政权尚未建立之机，组织假共产党，成立“县工作委员会”。郭、周两人带先父到沅陵集训。在此期间，郭盖英向先父勒索银元180块（据周予才检举郭盖英材料），将先父放回泸溪。

先父回家后，知其必遭厄运，决定吞服鸦片自尽。在服毒之前，他把我们全家人叫到床前，留下遗嘱：姐姐已与文振球订婚，可以先到文家去。小妈胡淑贤尚年轻，愿留在泸溪也好，如改嫁或回长沙老家亦可。先父一再告诫母亲，要我去姐夫家学经商，切不可读书。先父对我们说，无论今后政局有何变化，商人是不会受到冲击的。而读了书就免不了要步入政界，局势一变，必将受到牵连。先父还说他有两悔：一悔当初不该弃教从政，如不离开沅中，何致有今日。二悔1948年，台湾基隆要塞司令姚祖隆来泸溪办丧事时，曾约先父同去台湾。先父不忍抛弃一家老小，没有成行。先父说完，吞下鸦片。一家人恸哭。约半小时后，先父吞下的鸦片全都呕吐出来。先父长叹一声：“我不是走这条路的人，只好听天由命了！”

先父于1950年秋被镇压后，我讨厌枯燥乏味的经商生活，经多次苦苦哀求，得到母亲同意，于1951年考入泸溪一中读书。1957年，我当上了人民教师。我违背先父遗嘱，不作商人当教师。最近，我在湖南档案馆查到一份民国三十四年的泸溪县参议会档案，发现县参议长、副参议长及9名参议员都是不同阶层的代表，有的代表工人，有的代表农民，商人，而先父是代表教育界的。这不禁使我哑然失笑了。人生真富有戏剧性啊！先父在旧社会代表教育界当上了县参议长，而我在新社会也步入了教育界，当上了人民教师。父子在不同的社会干过相同的工作。先父在旧社会是不情愿的当了一年中学教员，而在解放后面临厄运时产生弃教从政的悔恨。我却在新社会自觉地选择了教育工作，并以此为荣，而且要在教育界长期干下去，献出我的光和热。先父如在天有灵，也许会含笑九泉吧！

忆石晋銜老师

周定方

石晋銜是我读初中时的历史老师。1983年元月，我去外地出差之前，到县人民医院看望正在住院的石老师。当我向他说明我承担了编写县教育志的工作后，他在勉励之余，答应在病愈后为我提供资料。一个半月后，我返回县城时，却听到了石老师于1983年2月4日病逝的噩耗。我感到悲痛，也深感遗憾：为未能向老师的遗体告别，未能得到他知道的许多珍贵史料……

石老师终生从事教育工作，为我县培养了大批人才，在全县人民中享有颇高声望。在确定《泸溪教育志·人物篇》立传人时，我把他列入其中，但却听到了异议：“石晋銜在解放前主要从政而非从教，为他立传不宜”。老师的前半生我是陌生的，承他儿子石敬德为我提供石老师生前的自传及文稿，才解开了我心中的疑团。

石晋銜本名远耀，晋銜是他的字。石老师1905年正月出生于本县武溪镇一个贫民家庭。父亲靠教私塾的微薄收入养活全家。石老师在县立高等小学堂毕业后，于1921年秋考入湖南省立二师读书。1924年，在二师加入共产主义青年团。1926年6月二师毕业，返回泸溪，在县立第一小学任教。1927年5月24日，国民党军队大抓进步青年，石老

师与文伯华等逃到农村躲避数月。1928年春，重返县立第一小学任教。1931年任县立乡村师范教员。1936年任武溪镇中心国民学校（即县立一小）校长。此后，他担任过县民众教育馆馆长、县教育局课长、县督学、县立简师教员、教导主任，直至1949年2月。所谓“从政”，只是，1926年参加筹建国民党泸溪县党部（此时国民党是革命的），1930年任县直属区党部支书。1946年下期，石老师在县简师任教时，兼县参议会秘书。此项职务，原系县府委任王国玉的。因王不甘居人下，便要石老师接任。王劝说：“县参议秘书你兼起来吧，多搞几个钱也好嘛。”石老师兼任秘书两年多，一直未得正式任令。在两年多里，他只参加过几次会议，起草过根据县参议长授意的几个文件。从参加筹建国民党泸溪县党部，到兼任县参议会秘书，也只有四五年光景，这在石老师的前半生经历中，毕竟是极短暂的。

解放后，石老师在泸溪一中任教历史。他知识渊博，熟悉教材，讲课能突出重点，生动有趣，引人入胜。我们做学生的都乐意听他讲课。他不仅管教学，而且更注重学生的思想教育。

一次，石老师看了我为校刊写的文章后，把我叫到他的住处，亲切地对我说：“你投给校刊的文章，我看过了，写得好。今后仍需继续努力，不可骄傲！”解放初，我家庭生活困难，在一中读书时享受了人民助学金。石老师在谈过作文的事后，又就助学金的事教育我要热爱共产党，“你能享受人民助学金，说明党对出身剥削阶级家庭的子女没有另眼相看，你要努力学习，用优异的成绩向党汇报！”石老师不仅这样勉励我，而且他在新中国成立后的几十年教育工作中，勤勤恳恳，踏踏实实，呕心沥血，无私奉献。这一切，出自石老师对

党的忠诚与敬仰！他在1963年写的《悼杨成寅诗》中作了发自心灵深处的表白：“化雨同沾光普照，九泉应记党恩深。”

1981年，石老师76岁高龄了，他已退休多年。应县志办之约，他亲自执笔修订、增补《泸溪县志·大事记》。在“为文史工作献余热”的思想指导下，石老师又欣然应州政协之约，积极撰写文史资料。这年，他撰写了《泸溪农民运动点滴》、《国民党与三青团之争在泸溪》、《泸溪最大的一家油商——济昌和油号》（刊载于《湘西文史资料》第三辑时，改题为《泸溪济昌和油号经营始末》）、《解放前泸溪教育事业概述》等7篇约2万5千余字的珍贵史料。为此，石老师被评为1981年度自治州撰写文史资料积极分子。

这些资料，大部分是石老师所经历、所听到、见到的，少部分是访问知情人后整理的。为了存真、实事求是，他不顾年迈体衰，四处走访，多方核实，数易其稿，一丝不苟。他每撰写完一篇资料，都在文后附上四五百字的“记录者的话”。除说明成文经过外，有的写了他对文中某些重大事件的质疑，有的是对某件事儿几种不同说法的记述，有的是就文中涉及的事物的考证。他在《泸溪最大的一家油商济昌和油号》的“记录者的话”中写道：“该油号厂房大门临峒河边不过几十米，离储油地方不过百多米。装卸货物途程不远，河边有石砌码头，码头中有石柱一对，分别左右。柱南面刻有‘光绪拾捌年吉旦’7个字，北面刻有‘江右淦邑王姓立’7字”。由此可知，王恒聚最近建厂不迟于光绪十八年，或稍前几年，这是信而有徵的。江右，即今江西。淦邑，即新淦县，今改为新干县。”

“记录者的话”中还写了“这篇资料，大部分是74岁的老工人周明文所口述，小部分是笔者当时所知道尚能记忆者，予以

补充。”当石老师把这篇文稿寄出时，仅署周明文一人之名。

1984年该文发表后的翌年，州文史办将稿费寄到泸溪政协文史办时，周明文及石老师均已谢世，作者周明文成了一个待解的“谜”，致使稿费无法寄出。直到最近，我从石敬德老师手中接过其父的遗稿时，才解开了此“谜”。石晋衡老师是《泸溪最大的一家油商——济昌和油号》的作者之一，又是该文的记录、整理者，但他却没有署上自己的名字，他这种不计个人名利得失、无私奉献的精神，令我钦敬，是我为人做事的楷模。

（编辑：谭振群）

· 人物春秋 ·

反日反共反官僚

——龚德柏的一生

谭振群

编者按：

龚德柏，在泸溪这个小县来说，可算一个“大人物”，他一直在外国读书，留学，办报。邑人对其不太了解，仅闻其绰号为“龚大炮”而已。

本文介绍龚德柏自走出湘西谷地，思想初趋民主进步，因见日本侵侮中国而反日，目睹官僚误国而反官僚，在那内乱外患的复杂的社会旋流中，最后投向国民党而反共等等。

概 言

龚德柏，字次筠，湖南泸溪人，生于清光绪十七（1891）年，幼读私塾，中学没毕业，大学不入门，无一纸文凭。但他天资聪颖，顽强求索，博学多才。由于为人蹇谔，官运难亨，虽任过北伐时代的中校军官，外交部湖南交涉员，国民党军事委员会参事，南京军、警、宪军法执行监，陆军总司令部少将参议等职，乃为时均短，且无实权，壮志难酬。他主要

从事民办报纸，关注国事，外争国权，内争民主；放言无羁，针砭时弊，鞭挞权贵。一生反日、反共、反官僚，十次被捕终不悔，两次要杀身不死，一身棱角，声名赫赫，30年（1919—1949）来为中國大陸新闻界之传奇人物，海内称其为“龚大炮”。蒋介石兵败台湾，追随去台，于1980年6月13日，在台北寓所逝世。

湘西谷地之鳶鷹

龚德柏，家居泸溪县城武溪镇，家道小康，世代书香，历出武举秀才，父亲龚本璋，曾为府学生员，精医道，生七子，柏行二，六岁启蒙，由父自课。后从石师，学业优良，光绪三十四年（1908）春，考入沅陵辰州中学。

入校初，龚德柏困于英语、算术等科，期终，学生85人，名列倒数第二，自觉脸面无光。在校且因身患浓疮，学习受扰，同学歧视，压力难支。一日，遇高班同学癮君子（吸鸦片者）李某，索钱3块授一秘方。龚除病心切，一口答应。乃令拾山羊屎数十粒，以瓦片于火上焙干，磨粉合芝麻油，揭去疮疤，洗尽脓血涂之，并内服败毒散一剂，防毒内侵。

龚德柏去药店配方时，擅加大黄2两，芒硝1两。药店告诫，须分数次服下，否则必死。龚回来按法煎妥，一次吞服，顿时，腹痛大作，往来茅坑，全身发软，两眼发黑，弱不经风，濒临于死。不意4天后，脓疮消去，同学惊奇。

龚德柏为了除病，敢违医嘱，冒生命危险，置生死于不顾，其性格于此可见。

脓疮既愈，乃发奋自修，次年期终，名列十一。又明年，名列第一，后来居上，同学拭目以观。

在校2年，因闹学潮，全体罢课，与同学5人被推为代表，带头赴衙请愿，知府景芳昶，谓其煽动学潮，一并开除。同学再选代表5人求情未果，乃集资助其赴省垣，持师姓老师函，谒谭延闿于长沙，得闿介绍，得入明德中学。明德乃省府最佳学校，以此受知于恩师胡子靖，学业日进。

此乃出幽谷而迁乔木，天高任鸟飞，海阔凭鱼跃。因祸而得福者也。

在校一年，受新学影响，剪去辫子。翌年，焦达峰起义长沙，诸生鼓舞，学校停课，柏返泸溪，见湘阴人熊封，新任泸溪知事，其人素行不端，无恶不作，鱼肉地方，引起公愤，遭民痛殴。熊逃去，到省谎报民变，清兵血洗泸溪县城，省府纳言。龚德柏获悉，约同县城士绅，上书抗争，力陈熊所妄为，义正词严，派兵之议，方是得罢，桑梓得免兵祸。

为了求学渡扶桑

1913年（民国二年）仲夏，省办官费留日，限制甚严，龚德柏以异科应试，自修代数、几何，奋力赴考，卒被录取，于9月14日，起程赴日。

是时，宋教仁被刺，国民党反袁方炽，张勋攻据南京，所部枪杀日本侨民一人，长江日舰借此寻衅，炮轰南京，龚德柏与同学乘日轮经此，目睹日本人兴高彩烈，深感不快，颇受刺激，反日思想由此而萌。

到日之后，首入补习班，力学英、数与日文。国民党反袁失败，汤芑铭主湘，遂将留日学生公费全部取消，在日学生被迫返国。龚德柏得家中支200银元接济，省吃俭用，继续留日补习，发奋攻读。每晨6时起床，晚10时就寝，至袁死后恢复公费。1915年8月，完成补习，投考最优的第一高等学